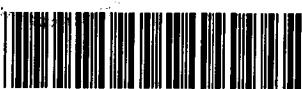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 季羡林总主编

中外医学交流史

A CHINESE-FOREIGN EXCHANGE HISTORY OF MEDICINE

● 李经纬 主编



A0290651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

中外医学交流史

李经纬 主编

责任编辑:聂乐和 刘清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3.125 字数:348000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55—2458—3/G·2453

定价:21.7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季 美 林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论文中，在学术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都提到了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说文化只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产品，即使不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至少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是与历史事实相违的。当人类初成人类时，当由狩猎者变为采集者时，为了生存，人类就会开始交流经验。哪一种动物能吃、好吃，哪一种植物能吃、好吃，这样的经验都需要交流。范围一扩大，组成了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流，就成了逐渐扩大的文化交流的滥觞。这种交流，对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决不可缺少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吗？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物质方面固然可以交流，精神方面何独不然？宗教信仰可以交流，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也屡见不鲜。至于哲学、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交

流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能明白无误地感觉到的，还是隐而不彰，难以感觉到的，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列举，用不着更多的例证。

到了今天，人类已经处在 20 世纪的世纪末中；再过不多几年，一个新的世纪就将降临世间。全世界的民族，不管多么僻远，多么落后，无不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甜头。苦头当然也是有的，毕竟是甜头为主。但是，我个人深切感觉到，在全球的芸芸众生中，究竟有几个人意识到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在这一方面，人们大都是浑浑噩噩，“不识不知，顺辛之则”，连文化交流这个概念都完全是陌生的。

同世界历史上一些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切时代，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比，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定，也谈不到友谊和团结。这种情况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再去描述。我在这里谈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将来怎样呢？如果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去努力加以改变，则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人类在未来也不会得到安定，得到友谊，得到团结。

可是我偏偏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不管今天人类所处的境遇多么糟糕，也不管人间有多少是非，有朝一日——当然是在遥远渺茫的未来——人类终将共同跻身大同之域。至于用什么形式，那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决不能空等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人们必须努力，张皇人类中的安定与友谊、和平与稳定。这种张皇不是诉之于宗教信仰，而是诉之于理智，这里面包括思辨与行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让人们从切身的感受中了解到，人类是互相依存的，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浑然一体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其道多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必拘泥。但是，我总认为，其中有一条阳关大道，这就是撰写文化交流史。从中国来说，就是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情况。不必空讲大而空的道理，而读者自然就油然能产生友谊与感情，团结与安定从而出现。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条阳关大道吗？

根据我这种肤浅的了解，我们这一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这一套丛书既有深切的学术意义，又有实用的现实意义，决非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

以上所论，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我虽是本丛书的主编，决不想强加于人。每一部书的作者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材料翔实，立论谨严，实事求是，不尚炫耀，我相信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到的，就不再啰嗦了。

是为序。

1993.12.20

自序

中国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曾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卫生保健有过光辉的贡献。

全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上，都有着自己医疗发展的业绩，然而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传统医学，是现今人类社会各民族传统医学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所保存下来的历代医药学典籍也是最为丰富的；所形成的医学理论与医疗经验、技术，更是比较完整与最为多姿多采的。就此而言，据现在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传统医药学能与中国传统医药学相媲美。

中国医药学在历史上早已为亚洲及欧、美、非洲许多国家的人民的保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其所服务的人群可能列于各种传统医学之冠。至今，虽然现代医学科学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的医学，但传统医学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以针灸学、中医学、中医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药学，目前在 140 多个国家与地区或多或少地为其医疗保健所选用。这不但居于世界传统医学之冠，而其服务面或仅次于现代医学科学。它还是联合国号召 2000 年“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重要保证之一。

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由于种种原因在近百年来多日趋萎缩，或已被现代医学所取代。然而，中医药学几经现代化浪潮的无情袭击，甚至蒙受多次被取缔之厄运，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

焕发了青春，从而得到了迅猛的进步，重新走向了世界，大有与现代医学科学并驾齐驱之趋势，为有识之士所青睐。回答其中的奥秘，自然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不过我以为，中医药学在其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中，有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断的进行着十分成功的自我间的交流与十分成功的进行着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这些重要的交流在其 2000 多年的繁荣发展中，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些交流几乎都是双向的，不加任何条件的。这些交流在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的长河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近百余年来，由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以及我国发展医药卫生政策的失误，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步履艰难，学者们在分析其原因的探讨中，误认为中医学在近百年发展缓慢，是由于自身封闭型特质造成的；或进而指责其守旧、保守、固步自封；或更有甚者，将提倡和发扬中国医药学视为复古倒退。我不能否认在中医学发展的长期历史上曾有过上述种种不良倾向的存在，但综观 2000 多年的发展史，那些思想倾向从未居于统治地位。因此，作上述结论者，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中医药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其有 2000 多年存在着丰富文献记述的历史上，中外医学交流的事迹层出不穷，在一些交流的繁盛时期，甚至年年有或一年多次进行着有影响的交流，若与同时期之其他民族医药学相比，毫不逊色，或多或少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医学发展史上，内部交流与中外之医学交流，历来都是促进中医药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这部《中外医学交流史》，是以史实为依据而论述的，我们不是跨文化研究。尽管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字数严格的限制在 30 万字左右，但历代中外医学交流之盛况，每每使我们叹服。而我们这部书由于字数限制，不可能展开论述。因此，在许多方面只能是述要，或摆出史实而无法展开分析。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内容已足以可以证明，中医学在自己发展的历程上是如何重视内外交流的。

在设计《中外医学交流史》的编著方案时，结合本书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在必须与其他分卷相协调的原则下，在内容方面，我们作了如下的考虑。首先，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更多的提供给读者中外医学交流史的知识，力求以详史略论，史论结合，尽量增加交流史分量，给读者尽量多的交流史方面的知识，至于分析研究论述，当然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本书对交流之理论阐述不作重点，仅或偶有涉及。也就是说：在史论结合方面不在强调之列。其次，为了使读者对2000多年的中外医学交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我们按历史时期分章，按国别分节，再以内容为目。叙述上力求给读者以不同领域内单向的、双向的医药卫生交流史迹与影响的知识。再次，对一般人而言，涉及交流史或其他史学知识，大多是知今较多而知古较少，因此，我们在交流史的知识介绍上，基本上是详于古而略于今。因为，医学的发展进步，相互交流和促进是越来越频繁且越来越深入广泛，如果以古今成比例论述，则现今之交流将会比古代特别是公元前后的交流不知要多几百倍。所以我们对人们比较生疏的古代交流史介绍叙述较多较详，而对人们比较熟悉的近现代医学交流史介绍叙述从简就要。在医学科学的日益发展与进步、学术交流对其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的今天，学术研究者也多期望对学术交流的史学知识有更多的了解，或从中得到启示与借鉴。我们所以重视中外医学交流之研究与编撰，或可视之为从业动力之一，希望前人发展医学科学并从学术交流中获益的历史经验，能在现实中发挥一些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相信，重视中外医学交流史的历史经验，借鉴其启示，在扩大自身的知识领域、设计自己的研究课题、教育学生和年青一代、发挥学术交流史知识之作用方面，一定会有莫大的效益。

当然，中外医学交流，在中国各门学科与国外之学术交流中，恐怕是最为繁荣而且是最富有成效的，特别中国医学对外影响之广且深入，也是诸学科难能与之相比的。而现代医学之大量传入

及其发展壮大，在其过程中所碰到的困难之大可能也是其他学科或知识类型难以相比的。其中的历史经验与学科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书尚不能在所有疑难的问题上，都给读者以清晰的参考意见，这是很遗憾的，但我们希望本书的问世能引起同仁的共勉共励，共同作更好的研究与论述。

李经纬

1997年7月

目 录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1)
自序	(1)
第一章 秦汉时期中外医药交流之萌芽	(1)
第一节 中朝医药交流之萌芽	(1)
第二节 中日医药交流之萌芽	(4)
第三节 中越医药交流之萌芽	(11)
第四节 佛教传入为中国带来印度医学	(16)
第五节 中国与西域诸国之医药交流	(21)
第二章 晋南北朝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27)
第一节 中医药在朝鲜影响扩大	(28)
第二节 中医学在日本影响扩大	(32)
第三节 中越医药卫生交流	(38)
第四节 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医药交流	(39)
第五节 印度医学继续传入及其影响	(43)
第三章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47)
第一节 中医学在日本的蓬勃发展	(48)
一 成套引进中国医事教育制度	(50)
二 大量引进中医学典籍	(54)
三 中药材之引进与移植	(58)
四 鉴真和尚东渡传授中医药	(60)

五 来华学习中医药学的日本医学家	(62)
六 民俗所反映的中日医药卫生交流	(65)
七 日本医学专科与专著	(67)
第二节 中朝医学相互交流	(70)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医药交流	(75)
第四节 中国医学吸收印度医学	(77)
第五节 中国与西域诸国的医药交流	(87)
第四章 宋元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98)
第一节 中医学在日本繁荣发展	(100)
一 日本医学家之巨著——《医心方》	(100)
二 饮茶文化传入日本	(106)
三 宋元医学传日与日本医籍	(109)
四 中日医学交流之名医名著	(114)
五 中日之药材交流	(117)
第二节 中医学在朝鲜的繁荣与发展	(119)
一 朝鲜医事制度仿宋制	(121)
二 中朝医事往来频繁	(123)
三 朝鲜医著与刻印中医典籍	(125)
四 中朝药材之交流	(128)
第三节 中医学广泛传播阿拉伯	(129)
第四节 阿拉伯医药大量传入中国	(135)
第五节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医药交流	(153)
第五章 明清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158)
第一节 中医学（汉方医学）在日本之昌盛与日本化	
.....	(158)
一 日本医学家来中国留学考察	(159)
二 中国医学家赴日传播学术	(166)
三 中国本草学进一步传日	(176)
四 中国医书传日与被翻刻刊行	(183)

五	日本医学家 的中医学著作.....	(194)
六	中医学影响下之日本医学学派.....	(205)
七	中国人痘接种术传日与被推广.....	(221)
八	中国法医学传至日本.....	(226)
第二节 中医药学在朝鲜的昌盛与朝鲜化.....		(228)
一	中朝两国之医药往来.....	(229)
二	中医书传入朝鲜与被翻刻刊行.....	(231)
三	朝鲜自撰医学巨著增加.....	(234)
四	中朝医学家学术研讨会.....	(236)
五	中国人痘接种术传入朝鲜.....	(238)
六	中国法医学传入朝鲜.....	(239)
第三节 中医药在东南亚各国影响扩大.....		(240)
第四节 中国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		(244)
一	中国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成功.....	(245)
二	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	(247)
第五节 西洋医学在中国立足.....		(250)
一	传教并译述西洋医书的传教士.....	(252)
二	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方医学.....	(255)
三	中医学吸收西方医学知识.....	(262)
四	传教士医生及其医疗活动.....	(266)
五	接种牛痘术的传入与推广.....	(271)
第六章 近代中外医药学交流.....		(273)
第一节 日本现代医学传入中国.....		(273)
一	留日医学生由日本引进西方医学.....	(275)
二	译述西方医学著作.....	(276)
三	日本医学家来中国传播西方医学.....	(278)
第二节 西洋医学的传入与发展.....		(279)
一	传教士医疗活动与教会医院之发展.....	(281)
二	教会医学团体建立与西医药刊物.....	(294)

三 西医学著作的编译出版	(297)
第三节 近代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300)
一 晚清时期教会与国人举办之医学教育	(300)
二 民国时期的现代医学教育	(307)
第四节 中医学外传欧美	(311)
一 针灸医学在欧美	(314)
二 中医药在欧美的传播	(316)
第五节 日本明治维新推行废除中医之政策	(320)
一 明治维新废除中医与汉方医之抗争	(320)
二 反抗日本当局废止汉方医学之代表人物	(324)
第六节 西医东渐与中国医学思潮评估	(327)
一 近代中西医学交流思潮的核心及其主要方面	(327)
二 中西医交流中论争思潮之分析	(331)
三 合理性与正确性	(336)
第七章 现代中外医学交流	(342)
第一节 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外传	(342)
一 中医药在美国的传播	(342)
二 中医药在欧洲的传播	(348)
三 中医药在澳大利亚	(352)
四 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发展	(353)
五 中医药在东南亚	(358)
第二节 中外医学交流人物述略	(367)
第三节 国外医学理论和技术之引进与发展	(379)
一 心血管外科学的引进与发展	(379)
二 人工心脏起搏技术的引进和发展	(381)
三 心血管影像学的引进与发展	(383)
四 介入性放射学的引进与发展	(385)
五 核磁共振技术的引进与发展	(388)
六 内分泌学的引进与发展	(390)

七	现代骨科学的引进与发展.....	(393)
八	医学生物制品技术的引进与发展.....	(395)
九	皮肤病学的引进与发展.....	(397)
十	耳鼻喉科学的引进与发展.....	(398)
十一	骨移植技术的引进与发展.....	(399)
后记	(402)

第一章 秦汉时期中外医药交流之萌芽 (公元前 221 年—公元 265 年)

第一节 中朝医药交流之萌芽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两国间之文化、医药交流就比较频繁，且日益发展，医药卫生之相互学习借鉴甚是紧密。

两国之间医药卫生交流，根据史籍记载者，可追溯至西周之初，即公元前 11 世纪。《史记·宋微子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①有意思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在记载这一史事之前，明确称赞了箕子谏纣而不听，乃被发佯狂而为奴的品质。在周武王灭纣后，访问箕子治国之道，箕子一一论述了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徵、向用五福、畏用六极的致治伦理。其中：五行、稽疑、庶徵、五福、六极，虽然多为回答武王“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的道理，但其中颇多涉及后世医药学引以为用的五行学说、阴阳概念以及选择卜筮之人等。春秋时期医家所论之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学说，也已在箕子的论述中间断出现。更有价值者，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 年版，第 1620 页。

箕子在对答武王问时，所论五福，即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所论六极，即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其内容基本上是以人的生、老、病、死等医疗卫生保健为模式，对统治者提出了理想之境界和要达到的要求。正是由于箕子无保留地回答了武王的咨询，箕子又不肯为周臣，武王才封箕子于朝鲜的。在此，我为何要费此笔墨而引述箕子答武王问？因为箕子被封朝鲜，必然会以其对纣王之谏言，对武王之答问，来实践自己的理想。小则恭身或及亲朋好友以及随从侍卫，大则或可影响其统治者。这是否无据之推断？否。且看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① 班固所记虽未涉及医疗卫生，但相信其所论必包括之。元人周致中撰《异域志》，在论及朝鲜史地人文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或能更有说服力地为我们提供依据。他说：“古朝仙，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指殷商）人五千从之。其医巫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用中国正朔，王子入中国太学读书。风俗华美，人性淳厚，地方东西三千，南北六千，王居开城。”^② 由此不难看出，箕子到朝鲜，中国之礼义、田蚕织作技术、医疗卫生知识，已被带到当地。必须指出，公元前11世纪之中国医疗卫生知识，尚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其时医药卜巫还多混杂在一起，特别在统治阶层，医疗卫生多由卜巫之人所掌握，能传至朝鲜者，自然不会有太高明之处。

秦末，燕、赵、齐等地，又有不堪战乱之民大量逃往朝鲜，其间当不乏掌握农桑医药卜巫之士，带去了中国的耕作技术、医疗卫生知识，生产工具、铁器、货币等也流入朝鲜。此期当是中国科学文化、生产技术对朝鲜的第二次较大的影响。

西汉初，燕人卫满率众千余人，渡清川江，于平壤附近建都，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版，第1658页。

② 周致中：《异域志》卷上，《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自立为王，统治朝鲜半岛之西北部，不断大量招徕汉人去朝鲜，为汉武帝所不容。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水陆大军，由渤海、辽东两路并进，一举消灭了卫氏在朝鲜之政权。次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汉人大量的从北部向中部、南部迁移。汉人统治朝鲜由西汉历东汉、魏、晋诸王朝。乐浪（今平壤一带）、带方（今汉城一带）更多地接受了中国经济、文化之直接影响，中国之医药卫生方术也多经由这两个中心而传入，更是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在一段时期内与日本交往的中转站。

旧题刘向之《列仙传》有关于瑕丘仲的一段文字，记有“瑕丘仲者，宁人也，卖药于宁百余年，人以为寿矣。地动（地震）舍坏，仲及里中数十家屋临水皆败。仲死，民人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药卖之，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弃仲者惧，叩头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后为夫馀胡王，使复来至宁，北方谓之谪仙人焉”。^①

据考，瑕丘为复姓，乃鲁桓公（公元前711—694年）庶子食邑瑕丘，后以为氏。又瑕丘仲，宁人也，宁当为宁海，即今之山东牟平县。牟平汉置，故城在今山东蓬莱东南，濒临渤海。又“地动舍坏”，查《汉书·元帝纪》：“建昭二年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其姓氏、贯里、家临水、地震等均相合，“冬十一月”与“仲披裘”亦合，山东多渡海移东北者亦相合。由上似可认为，瑕丘仲乃今山东烟台人，以卖药为生，由于家乡地震家败人亡，乃去辽宁、吉林谋生。弃仲尸（实则伤而未死），仲披裘生还，亦当为事实，本不足为奇。只是在仲未真正死亡情况下弃仲于水之人，恐惧，叩头求哀，亦属自然，并从而神化、仙化之也。瑕丘仲遭地震之灾家破人亡，复为谋财之辈弃水中害之，恨而去之，也都是顺乎常理之事。

又夫馀胡王。夫馀，即扶馀，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丽图

^① 旧题刘向：《列仙传》卷上，《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7页。